

中华 爱国魂

巾幗英雄分册

钱均 鲁越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中华爱国魂

(巾帼英雄分册)

钱均 鲁越 主编

参加撰稿者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于泉玉	马 进	马美玲	文海涛
吕剑光	吴巧平	里 外	陈 博
阎加伟	谢 晖	薛 海	魏 曼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华爱国魂/钱均,鲁越主编.-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1995.2

ISBN 7-80091-581-6

I. ①钱… ②鲁… II. 爱国主义教育-中国-
学习参考资料 IV. D6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01463 号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:100050)

永清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 1/32 印张 24.375 字数 500 千字

1995 年 2 月第一版 1995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套

ISBN 7-80091-581-6/G·273

(全五册)定价:20.00 元

目 录

秋瑾	(1)
向警予	(15)
赵一曼	(30)
江竹筠	(47)
刘胡兰	(63)
宋庆龄	(80)
冰心	(100)
林巧稚	(117)
张海迪	(136)

秋瑾

秋瑾(1875--1907) 1875年11月8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。从小习文练武，天资颖慧。1904年4月东渡日本，入中国留学生会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。1905年加入光复会，同年，加入同盟会，被推为浙江省主盟人和评议部评议员。1905年12月回国。1906年筹划浙江出兵呼应萍乡、醴陵、浏阳等地起义，遭失败。1907年7月被清军包围于大通学堂，因寡不敌众而被捕，15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。

路见不平，挺身而出

1901年春天的一个上午，阳光普照，花红柳绿。绍兴城郊的官道上，站着许多人在围观。

原来，一个年老的农民跪在官道中央，拦住了知县老爷的轿子，并大喊冤枉。他叫阮财富，家中仅有的几亩薄田被当地恶霸黄七虎霸占，在走投无路之下，只好拼死拦轿告状。

这位知县老爷一听被告的是黄七虎，立即暴跳如雷，命人将阮财富拘押回衙究办。原来黄七虎是个依仗外国教会势

力为非作歹的人，当时义和团反洋教斗争刚失败，官府害怕洋人，所以哪敢对黄七虎绳之以法呢？自然是把怒火全发泄到可怜的老人阮财富身上。阮财富一时被吓呆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周围的群众愤愤不平，但谁也不敢挺身而出为阮财富打抱不平。

正在紧要关头，忽听有人大喊：“且慢！”只见一个女子分开众人走上前来，向县官微微一揖便问道：“敢问县官大爷，这个老人家究竟身犯何罪？”声音轻而有力，使人一震。

阮财富抬头一看，见是自己过去的东家之女，冲口喊声“大小姐”，不由得悲愤交集，泪水涌出眼眶。县官没料到居然有这么个女子敢与他当面顶撞，提出质询，正想发作，却突然见她背后跟着个书生模样的人，向他长长作揖，并说了些谦恭赔礼的话，随从师爷在轿边也向他说了几句悄悄话，他心中已明白了这对夫妇的来历，于是勉勉强强下了轿。

双方一阵寒暄之后，知县老爷就诬蔑当地老百姓刁奸，常常恶人先告状，实属无赖，必须严惩，并还悄悄暗示他们还是少管闲事为妙。书生模样的人连连称是，毕恭毕敬，可是那位女子却更为不平，坚决要求释放老人，据理力争。县官被逼无奈，只好装模作样把阮财富训诫了一顿，将他放了，悻悻地打道回府。

这个路见不平、挺身而出的女子就是我国近代史上的女革命家秋瑾。1900年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，为了避难，她和丈夫王廷钧来到了故乡绍兴。这天，丈夫王廷钧陪她到郊外踏青散心，恰好目睹了这一官场上的黑暗，她不禁义愤填膺，挺身而出打抱不平。

当时，封建顽固势力甚嚣尘上，帝国主义列强则疯狂展

开了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。秋瑾从丈夫王廷钧和官场人物那里，见到了醉生梦死、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的黑暗现实，感到恶心；而“山河破碎风飘絮”、危在旦夕的祖国命运，更使她忧心忡忡。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暴行，她气愤之极，写下了《杞人忧》诗：

“幽燕烽火几时收，闻道中洋战未休。

漆室空怀忧国恨，难将巾帼易兜鍪！”

意思是说：我听人说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还在继续扩大，不知道京、津一带的战火什么时候才能熄灭？我作为一个弱女子，在深闺中虽然满怀忧国忧民的心情，可惜却无法驰骋于战场，勇杀敌人！诗中充分流露出她对祖国命运的忧虑。

东渡日本，投身救国

1875年11月8日，秋瑾诞生于福建省闽侯县，当时她的祖父秋嘉禾在厦门、漳州一带当清朝的知县之类的地方官，秋瑾的父母随侍身边，她就在这期间降生在这个小官僚的家庭里，并在厦门、漳州等地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。

1891年初夏，秋嘉禾弃官还乡，秋瑾亦随同家人回到了故乡浙江绍兴，这年她16岁。绍兴是个历史悠久、风光迷人、人才辈出的城市。少年的秋瑾，回到这稽山如画、鉴水似镜、充满诗情画意的故乡，广闻故乡先贤种种英勇壮烈的历史故事，深受感动。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，她形成仰慕英雄义士、嫉恶如仇的性格。稍懂事后，她大量地阅读陆游、辛弃疾等爱国诗人充满民族大义的诗篇，更热烈向往做一个女中豪杰，希望叱咤风云，轰轰烈烈地去干一番事业。她曾写过一首

《满江红》词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身不得，男儿列，心却比，男儿烈。”她希望把裹在头上的妇女头巾换作战士的军盔去效命疆场，“鼎足当年花木兰”，干出一番轰轰烈烈拯救祖国命运的英雄事业。

秋嘉禾后来调到湖南，秋瑾随父母前往湖南，时已21岁，父母把她配与了湘潭县大官僚的儿子王廷钧。秋瑾心中不甚情愿，埋怨父母不了解清楚男方的性情、学问。然而，当时婚姻全凭“父母之命，媒约之言”，女孩子家是没有自主权的。1896年4月5日，秋瑾嫁到了王家。王家妾婢满堂，家资百万，然而在这个铜臭气极浓的家庭中长大，从小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王廷钧更为秋瑾所怨恨。她深居闺阁，无以排遣心中的抑郁，只能借酒消愁、写诗泄愤。她在《梅》十章中写道：

本是瑶台第一枝，
谪来尘世具芳姿，
如向不遇林和靖，
漂泊天涯更水涯。

意思是，我本是神仙居处——瑶台中的第一枝开放的鲜花，谪下凡尘具有非凡的芳姿，可是为什么不能遇到像宋代的诗人、以梅为妻的林和靖，只落得飘泊在天涯和水边。诗中借梅自况，叹息此生未遇知音，诗情凄惋伤感。

当时许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，认为中国要发达富强，得向西方学习，特别是近邻日本。这时秋瑾也有一个念头在心头激撞，那就是：“到日本留学去！”这样也可以摆脱眼前的郁闷处境。

王廷钧强烈反对秋瑾出国留学，认为“女子无才便是

德”，到外国学“新学”、“闹革命”，结果不仅像飞蛾扑火，自丧生命，还将给家庭招来灾祸。后来，他感到秋瑾出国的态度很坚决，就要出无赖手段，把秋瑾积贮的一百元银元和她以前戴用过的珠帽翠花都偷偷拿走了，妄图用断绝出国经费的办法把她困住。

王廷钧是个纨绔子弟，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升官发财，秋瑾经常遭他的呵斥和凌辱，这次他又使出这样卑鄙的伎俩，使她憎恨极了，她决心和王廷钧彻底决裂，离家出走，留学东洋，结束那种牢笼般的生活。

秋瑾崇高的爱国热忱和坚决的革命意志，深深地感动了好友吴芝瑛。吴芝瑛慨然允诺帮助秋瑾变卖首饰、筹措学费，并且还把她接到自己家里去暂住。

1904年春天，秋瑾作为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的叛逆，终于挣脱桎梏，冲出樊笼，毅然离家出走。秋瑾的女友吴芝瑛、陶荻子等在北京陶然亭，热情地为她把酒饯行。

东海波涛汹涌，轮船破浪前进。秋瑾伫立船头，心潮澎湃……她为自己“踏破范围去，女子志向雄”而自豪，她憧憬着“他时扶祖国，身作自由钟”。就这样，只身飘去了日本。

东瀛留学，投身革命

5月初，秋瑾终于来到了日本。

当时的东京，可说是中国留学生的集聚地。许多爱国有志青年抱着富国强兵的愿望来日本求学，想学到日本的知识、科技以后，回去拯救自己的祖国。所以这些留学生一到日本，“急于寻求的大都是新知识。除学习日语，准备进专门的学校

之外，就赴会馆，跑书店，赶集会，听演讲。”

秋瑾也不例外，她先到骏河台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。她还如饥似渴地扑到《浙江潮》、《新湖南》等革命书籍中去，吮吸着激进的革命的乳汁。她还在东京广交革命志士，如浙江的陶成章、鲁迅，湖南的宋教仁、王时泽，以及广东的何香凝、冯自由，都与她有过较多的交往。秋瑾所以要广交志士仁人，在她的一首词《鹧鸪天》作了最好的解释：

“祖国沉沦感不禁，闲来海外觅知音。

金瓯已缺总须补，为国牺牲敢惜身。

嗟险阻，叹飘零，关山万里作雄行。

休言女子非英物，夜夜龙泉壁上鸣。”

秋瑾积极投入当时的革命活动，她参加了由留日 12 个女生组织的爱国妇女团体“共爱会”，进行唤醒、联合更多的女同胞的活动。

秋瑾不仅仅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，还积极参加了反清的秘密革命活动。当时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结纳同志，以三合会的形式，组织革命者。经人介绍，秋瑾与刘道一、刘复权、王时泽等在 10 月下旬乘车同往横滨，在一个商店里举行了入会仪式。仪式十分庄重，由第一批入会的梁慕光主持宣誓仪式。梁慕光手执钢刀一把，横架在秋瑾的颈项上，严肃地问：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秋瑾沉着地说：“我来当兵吃粮。”

“你忠心不忠心？”

“忠心。”一个坚定爽快的回答。

“如果不忠心，怎么办？”

秋瑾不加思索地说：“上山逢虎咬，出外遇强人。”

宣誓后，又举行一些仪式，秋瑾正式加入三合会。

秋瑾以满腔的热忱投入学习和工作，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大事。她在作《日本服部夫人属作日本海军凯歌》一诗中，愤怒地谴责了沙皇俄国对中国的无耻侵略：

狡俄阴鸷大无信，（俄国阴险狡猾最不讲信用，）

盟约未寒莽寻衅。（与人盟约刚订就横蛮寻衅。）

全球公理置不珍，（国际间的公理它全不置理，）

夺我陪都恣蹂躏。（强占我陪都沈阳恣意蹂躏。）

诗中还指出沙俄“蚕食东良势未止”，是个贪心极大、永难满足的国际强盗，对沙俄侵略者凶残贪婪本性进行了深刻揭露！

秋瑾十分重视宣传工作，积极参加“演说练习会”，提高自己的演说水平，还倡办了《白话报》。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的《白话报》陆续出版了，每期都有秋瑾热情洋溢的文字，如《敬告二万万女同胞》、《敬告我同胞》及《贪生怕死鬼的现身说法》等等。她通过报纸，号召女子反缠足，争求学，获取男女平等；疾呼国内人民爱国抗清，不要做奴隶。

1905年，秋瑾经冯自由介绍，来到黄兴寓所参加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，履行了入会手续。

她举起右手肃立在桌边，宣读了誓言：

“秋瑾当天发誓：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，失信矢忠，有始有卒，如或渝此，任众处罚！”

她是浙江籍留学生中加入同盟会的第二个人（第一个人是蒋尊簋）。她立场鲜明，勇敢斗争，又是光复会会员，因而在同盟会正式成立时被推为评议员、浙江主盟人。

同盟会在日本成立，革命运动随之蓬勃发展，使得清政府不安。于是就勾结日本当局，严禁留学生的爱国活动。这激起了中国留学生无比的怒火，他们公开罢课、集会，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。陈天华悲愤之极，写下了绝命书，谆谆劝勉大家团结一致，坚持爱国斗争，不要屈服受辱，然后投入大森海湾自杀，用以身殉国的精神来激励人心。

陈天华的蹈海自尽，表现出了对于民族尊严和人身自由的凛然不可冒犯的气节。留学生们立即召开追悼会，有些人还做了催人泪下的演说，主张全体留日学生罢课归国。秋瑾就是主张这种观点最激烈的人之一，她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，号召全体留学生回国。有一次，在一个大型演讲会上，当说到激动时，她猛地停住，从靴筒里抽出防身杀敌的“倭刀”，“啪”地一声插在桌上，大声喊道：“如有人回到祖国，投降满虏，卖友求荣，欺压汉人，吃我一刀！”当场的学生们深深为之一震，对帝国主义的霸行更为恨之入骨。

1905年12月底，秋瑾由东京动身回国，结束了她短暂一生中的富有激情的留学生活。当轮船在浩瀚的海上行驶时，海风吹拂她的黑发，海鸥的几声凄叫在海面上划过，给她添了更多的忧国之虑。她不禁写道：

漫云女子不英雄，（莫说女子不能做英雄，）
万里乘风独向东。（远行万里我东渡留学。）
诗思一帆海空阔，（诗情一腔随帆上海天，）
梦魂三岛月玲珑。（岛国入梦觉月儿玲珑。）
铜驼已陷悲回首，（祖国残破我悲不堪言，）
汗马终惭未有功。（尽力救国愧今未立功。）
如许伤心家国恨，（国事这般可悲又可恨，）

那堪客里度春风？（怎忍留在异国过冬春？）

望着渐近的祖国，她不禁热泪盈眶：“苦难的祖国，我回来了……”

创办女报，呼唤女权

1906年初，绍兴的官道上人群熙熙攘攘，微风吹来，让人感到了春天的暖意。秋瑾身穿紫色白条子和服，脚步匆匆而稳健。身上佩着把短刀，头发盘顶，显得干净利索，两只弯弯的眼睛饱含忧虑与深邃。当她走到家门时，正好小弟宗章出来，他看见秋瑾，不禁一愣，似乎还没认出来。秋瑾鼻子一酸，抚摸着弟弟的头发，柔和地笑道：“弟弟长这么大了，不认识姐姐了吗？”

“啊！姐姐回来了！姐姐回来了！”弟弟高兴得大声嚷道。一家人相聚有说不出的高兴，特别是妈妈见心爱的女儿平安回来，高兴得流下了眼泪。刚回来，秋瑾就把和服脱了，穿了一件白色竹布衫，依旧梳辘辘，穿皮鞋，一身当时最常见的男装。家里人劝她：“你身为一个女子，怎么穿这种男装呢？”

秋瑾不以为然：“穿男装又怎么了？女子和男子地位是平等的，男的能穿，为什么女的穿就被笑话？”她勇敢地在绍兴街上行走，还特意到一家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，她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开化故乡那封建、闭塞的社会风气。

她回国后，曾在浔溪女校任过教员，后来到了上海，广泛联系革命同志，准备筹办《中国女报》。秋瑾曾经受过封建纲伦给妇女带来的凌辱、迫害，随着资产阶级个性解放、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，妇女解放就成了秋瑾经常考

虑的问题。她提出了创办《中国女报》的宗旨，是为了“开通风气，提倡女学，联感情，结团结，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”。

1907年1月，气温下降到一年中的最低点，严寒封冻着上海街市。这天，街头巷尾茶坊酒肆间忽然多了一桩新闻：第一期《中国女报》出版了。上海为之轰动，多么新奇的报纸，里面没有一条商店的广告商标，没有一条当时没落文人的颓废语气，更没有一条政府衙门的通令文告。上面刊载的全部是白话文，文字明白晓畅，通俗易懂。封面中间从右上方向左下方斜写着“中国女报”四个字，右下方的空白处画一个妇女，双手高擎着一面旗帜，象征着妇女在觉醒，在前进。报首的《敬告姐妹们》这篇文章，洋洋洒洒地写着人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鲜奇特的话：“我最亲爱的诸位姐姐妹妹呀……二万万男子，已经渐渐进入文明新世界了，……我的二万万女胞，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，一层也不想爬上来。足儿缠得小小的，头儿梳着光光的；花儿、朵儿、扎的、镶的，……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，穿的、吃的全靠男子。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，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，泪珠是常常的滴着，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：一世的囚徒，半世的牛马。试问诸位姐妹，为人一世，曾有些自由自立的幸福未曾呢？……”

多少妇女看了《中国女报》，都不禁流下了心酸和伤感的泪水，女报是在为自己说话呀！

秋瑾在文章里，用生动的笔调，向人们控诉着男女的不公平：“唉！世界上最不平的事，就是我们二万万女同胞了。从小生下来，遇着好老子，还说得过；遇着脾气杂冒、不讲

情理的，满嘴连说：‘晦气，又是一个没用的。’恨不得拿起来摔死。总抱着‘将来是别人家的人’这句话，冷一眼、白一眼的看待。”短短几句话，就揭开了中国妇女悲惨一生的序幕。

女报出版后，引起广泛的共鸣，许多妇女都竞相阅读。但由于各种社会压力和经济方面的原因，女报出了第二期后，被迫停刊。但它在妇女解放斗争史上，始终闪耀着永不熄灭的光辉，秋瑾的独立自强、唤醒同胞的精神永放光泽！

英烈殉难，名垂青史

1906年，长江流域有许多地方发生了灾荒。从日本归国的同盟会会员们，乘机在各地积极活动，联络会员，组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，准备武装起义，推翻清政府。

正当秋风扫着落叶的时候，秋瑾得到湖南浏阳、江西萍乡起义的消息。她兴奋地准备联系浙江革命势力，策划武装起义。在光复会同志的会议上，秋瑾毅然地把策划浙江方面军事行动的责任担负起来。她又到杭州去过几次，同武备、弁目的学生及新军进一步联络，积极发展革命力量。

1907年3月17日，杭州风和日丽，春光明媚。秋瑾约同挚友徐自华一快登上了凤凰山巅，从这里观望了南宋的故宫遗址，鸟瞰了西湖全景。眼前，是令人心醉的美丽景色，那纵横如带的长长白堤和苏堤上垂柳轻舞、桃花绽红，远近的群山重峦迭嶂、林木葱郁，波光粼粼的湖水轻微荡漾。但秋瑾脑海中浮现出南宋一幕幕叫人心酸的往事，心潮起伏，激动、感叹，不禁涕泪纵横。她向徐自华指点江山、倾诉抱负，

并把从山巅上察看到的杭州城厢、街道、路径等，绘在军事地图上。

接着，秋瑾又同徐自华下山来到岳坟前。

“你是否希望死后也埋葬在西湖边？”徐自华见秋瑾依依不舍的样子，不禁开玩笑地问。

“如果我死后真能埋骨于此地，那可是福份太大了呵！”

“如你死在我前，我一定为你葬在这里；但如果我先死，你也能为我葬在这里吗？”

秋瑾笑了：“这就得看我们谁能得到这个便宜了。”

清初的著名反清人士张煌言在被清军俘掳、押往杭州途中，曾写下了著名诗句：

“国亡家破欲何之？西子湖头有我师；

日月双悬于氏墓，乾坤半壁岳家祠！”

（诗中所说“于氏墓”即为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之墓；“岳家祠”即指岳飞的庙、墓。张煌言被后人葬于西湖南屏山麓，与于谦、岳飞之墓共相辉映。）

秋瑾以死后能葬身西湖之滨为幸，她在这时似乎已经感到了自己的未来的斗争，将有牺牲生命的可能。

果然，继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后，兰溪“光复军”的组织，由于受奸细蒋纪的欺骗，遭受严重破坏。永康的吕阿荣在组织起义队伍时，突遭清军袭击，寡不敌众，被捕遇害。

急转直下的革命形势表明，秋瑾处境十分危险。但她毫不惧怕，认为革命总是要流血的，决心作中国女界为革命死难的第一人。她在一册书的背面上，挥笔抒写下她短暂一生的最后一首悲壮激越的诗歌：

“大好时光一刹过，
雄心未遂恨如何？
投鞭沧海横流断，
倚剑重霄对月磨。
函谷无泥累铁马^①，
洛阳有泪泣铜驰^②。
粉身碎骨寻常事，
但愿牺牲保国家。”

1907年7月13日，清军围困大通学堂，秋瑾被捕。当晚，受到严审：

“和你同在一块的革命党还有谁？”

“革命党的事，用不着你多问。”

“竺绍康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王金发现在何处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……说！否则……”

“与我往来的同党不少，还包括你呢！”

审讯者大为惊恐和恼怒，慌忙退堂。

第二天上午，李钟岳升堂提审秋瑾。在问了一些惯常的话后，便吩咐衙役拿笔和纸，让秋瑾写口供。秋瑾接过纸笔，往事涌上心头，不禁思绪万千……祖国与自己正像“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似浮萍雨打沉”，风雨飘零之中，万千同胞还在沉睡，而眼前的革命事业又遭严重挫折……她悲愤交加，提笔写下了“秋风秋雨秋煞人”七个字，就掷笔在地，凛然不可侵犯地说：“不必多问了！要杀要剐随便吧！”